

2026.3.31 2025年纯粹的玩致股东信

杭州纯粹的玩品牌科技有限公司

致我们“纯粹的玩”的各位股东：

一个人如果不能在每年的春天反思过去一年的错误，那他就是在虚度光阴。

未来，我计划在每年春天，与股东们分享公司的成长细节。这是公司成立后，我们的第一封年度股东信。

支付给现实的学费

项目	2025 全年 (元)	2026 Q1 (元)
总收入	0	12,627
总支出	175,728	165,373

截止2026.3.31，微信 CCDW 大群人数为 173 人，飞书组织总人数9人。人，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

我们在财务上从简处理，当前仅记录总收入与总支出。去年公司成立时，我们一无所有，然而现实是，到了年底依然没有收入。

不过，不要被 2025 年零收入的数字吓坏。在这里，我必须向各位坦诚：过去一年，我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步子迈得太快了。面对汹涌而来的 AI 浪潮，我们一度陷入了想要抓住所有机会的幻觉，试图在还没学会走路时就狂奔。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在 2025 年精力极度分散，不仅付出了高昂的差旅和试错成本，更是在核心业务上毫无建树。

试图走捷径，通常是通往破产的最快路径。直到现实的账单逼迫我们不得不砍掉多余的枝蔓，彻底慢下来、聚焦下来之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焦躁消失了，系统的飞轮反而开始真正做功了。2026 年第一季度的微薄收入虽然微不足道，但它证明了一个基本的数学逻辑：慢，才是这个加速时代里最快的捷径。

过去一年的这些投入都是支付给现实的学费，现在，现实开始给我们回报了。

泥土里的野蛮生长

我想先谈谈一个名叫 Curry 的小伙子。要想理解商业世界的常识，比起去听那些宏大的学术演讲，不如看看现实中那些真正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人。

Curry 是个资深玩家，也是帮助我们公司赚到第一笔收入的功臣，尽管我们是在公司成立之后才结识的。他的身上有种不计后果的行动力，听说黄山有个数字游民大会，头也不回地就扎了进去，根本不

在乎前方有什么。去了，结交了一大帮朋友，然后离开，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也没发生，但这恰恰是积累商业直觉的必经之路。

他的学历并不显赫，这让他如今在这股汹涌的 AI 浪潮面前，一度显得不知所措。但他拥有一种比高学历稀缺得多的品质——极强的共情能力。他能和任何人打成一片，上至阳春白雪，下至下里巴人，三教九流、狐朋狗友，他全都能结交。他喜欢打台球，混迹于跨境电商圈，过去这些年，靠着内容制作生意，实打实地养活了一个小团队。

当 AI 的变革真正波及到他时，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展现出了极强的生存本能：立刻着手重组，裁减冗余，并给团队配上 AI 相关的培训。只有那些能熟练运用工具、独立完成项目的人才被留下。他的公司架构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确实在尝试应用 AI，但他更明白一个极其朴素的道理——比起那些关于 AI 的狂热叙事，对一家企业来说，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这种不自欺欺人的清醒，在今天是很罕见的。

Curry 身上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那种近乎反常规的接单态度：无论是一个 300 块钱的蝇头小单，还是 300 万的大生意，他都一视同仁，绝不挑食。这当然极大地消耗了他的精力。如果你去问那些商学院里教传统销售的教授，他们会觉得这种做法简直愚不可及。但是，在 AI 正在抹平生产力差异的时代，这种对所有客户都倾注同等的同理心的服务态度，或许反而会成为未来商业的一种常态。我非常看好他未来的发展，尽管他还有极大的进步空间，还需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愚蠢错误。但这就是 Curry 的故事，也是我们在新周期里，观察真实商业生态的一个鲜活切片。

认知重塑、价值落地与硬核基建

Curry 的故事并非孤例，他更像是一个缩影，展现了那些真正在泥土里打滚、对真实世界有着敏锐嗅觉的玩家们，是如何在周期的剧变中生存下来的。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详细谈谈，基于这种对真实世界的体察，我们公司现在的对外业务究竟要做什么？这些被称为玩家的人，到底能为这个陷入 AI 狂热的世界，实打实地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别人都在试图淘金的时候，我们选择去提供水、铲子，以及一张避开死亡陷阱的地图。

具体而言，我们选择了三个战略方向：IT 咨询、文旅运营、开发者服务。如果你仔细审视，这恰恰代表了我们面对一个新时代项目时，循序渐进的三个核心阶段——从认知重塑，到价值落地，再到坚实的底层基建支撑。

- IT 咨询——教人如何不死

面对这波猛烈的 AI 浪潮，你如果去观察那些传统企业的老板，尤其是国企的管理者或者过去某个领域的大佬们，你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极度焦虑和不知所措的状态中。他们就像是被突然扔进深水区的人，拼命想要抓住点什么。

他们往往会跑来找我们要一个神奇的软件，或者几行能立刻改变公司命运的提示词。这简直荒谬至极。这就好比一个即将破产的马车制造商，跑来问你能不能给他提供一种更便宜的马草，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内燃机已经诞生了。

他们首先需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软件或技术代码，而是一次痛苦但必要的 **认知重塑**。他们需要真正理解，AI 到底会给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他们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带来什么本质的改变。

在过去，制造和内容生产是昂贵的，是护城河。但在 AI 时代，常识正在被颠覆：代码的生成、文字的撰写、图像的制造，其边际成本正在以极其恐怖的速度趋近于零。当制造和内容变得近乎免费时，什么东西会变得极其昂贵？是营销，是影响力，是信任，是分配渠道。很多大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过去几十年建立的生产端壁垒，正在被无情地推平。

更可怕的是节奏的失控。在 AI 时代，变化可以快到令人眩晕，昨天刚想出的点子今天可能就被开源模型秒杀了；但同时，大型组织的变革又可以巨慢无比。如何在这极快与极慢之间控制好节奏？如何在狂热中保持理性？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追求多么不可思议的增长，而是活下去，不把自己作死。财税、法律、数据合规、伦理审查……在 AI 落地的过程中，这里面处处是能让一家公司瞬间灰飞烟灭的暗坑。如果我们只懂得踩油门而不懂得踩刹车，那结局注定是车毁人亡。

我们这群见多识广的玩家，最擅长的就是在这个阶段为他们提供极其与众不同的咨询和培训服务。我们不贩卖技术焦虑，我们解决焦虑。我们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护城河，我们帮他们建立合规的边界，我们教他们如何在狂热中保持冷酷的理性。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清醒，在这个时代，本身就蕴含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价值。

- 文旅运营——对抗卢德主义

如果我们把咨询看作是解决认知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实体，投向人类社会的深层结构。为什么我们如此看重文化与旅游产业？这源于我们对技术演进终局的一种悲观但理性的推演。

当底层大模型的智力水平越来越高，并且逐渐成为一种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时，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大模型与大模型之间、AI 与 AI 之间的差别，会变得越来越小。这就好比现在的发电厂，无论你是煤电还是风电，最终输出的 220V 电压对用户来说没有本质区别。

然而，技术可以被瞬间拉平，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却绝对不会以同样的速度缩小。相反，这种差别甚至会被放大。

这将会带来一道极其可怕的鸿沟。认知能力的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地域的冲突、生活习惯的隔阂，在技术抹平了普通劳动的价值后，将带来极其剧烈的社会摩擦和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如果你懂一点历史，就会记得工业革命时期的“卢德运动”。那些愤怒的纺织工人砸毁了机器，因为技术剥夺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常识：如果社会进步的齿轮转得太快，而没有适当的缓冲机制，它带给大众的很可能不是普遍的幸福，而是动荡、仇恨甚至战争。当人们感到被时代抛弃，当贫富差距和认知差距被技术无限拉大时，他们就会在心理上筑起高高厚厚的墙，把异己抵挡在外。

那么，仇恨和隔阂如何被化解？我们要如何在这个即将被 AI 深刻重塑的世界里，找到人类心灵的栖息地？

最重要、也最古老的解法，就是“让大家玩起来”，让文化流动起来。文旅产业，表面上看是吃喝玩乐，但在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中，它是最有效的人际润滑剂。我们通过打造有温度的文化 IP，通过精细化的线下运营，让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走出自己的信息茧房。在旅行中，在文化的体验中，人们被迫去观察他人的生活，去互相理解、互相学习。我们试图在精神层面上为大众寻找共鸣，用“纯粹的玩”和放松，去消解技术带来的紧绷感和敌意。

当 AI 接管了那些冰冷的、机械的计算和制造任务后，人类唯一剩下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情感共鸣、审美体验，以及彼此的陪伴。

- 开发者服务——硬核基建

如果说咨询是顶层建筑，文旅是应用场景，那么大量 AI 应用的最终落地，必然会带来一个极其庞大、且常常被那些光鲜亮丽的科技媒体所忽视的市场：底层 IT 服务的运维与开发者服务。

现在的趋势很明显：写代码、开发一个应用正变得越来越廉价，甚至未来可能是免费的。随便一个有点常识的人，借助 AI 工具，都能快速拼凑出一个看似不错的应用程序。

但是，开发变得廉价，意味着运维变得无比昂贵和重要。

当这些海量的 AI 应用真正进入到事关重大民生、医疗健康、工业安全、金融运转等关键领域时，它们就不能只是一个会聊天的玩具。它们需要极其高效、稳定、甚至近乎偏执的极致运维服务和安全服务。一旦出现幻觉或者宕机，或者如果有人在运营过程投毒，在这些领域意味着人类灾难。

同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极其冷酷的物理和经济现实：Token 是很贵的，算力背后的能源将变得极其宝贵。

我们在商业世界里，最应该敬畏的就是成本。就像当年约翰·洛克菲勒在标准石油公司里，为了节省几滴焊油而斤斤计较一样。长期来看，在未来的 AI 时代，谁能把每一次 API 调用、每一次模型推理的成本压到极致，谁能用最少的能源消耗实现最安全的系统运转，谁就能赢下这场长跑。

那些坐在硅谷恒温办公室里、只懂得谈论 AGI 和宏大叙事的精英们，是干不了这种脏活累活的。这种需求，只有我们这些长期在一线摸爬滚打、腿上带着泥、知道系统到底是在哪里漏水、知道底层服务器是如何发热的玩家们，才能够完整、彻底地解决。

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广大的 AI 开发者提供最扎实、最具性价比的底层托管、运维和安全服务。我们要成为这个新时代的管道工和电网巡线员。这活儿听起来不那么性感，甚至有些枯燥，但它有着极高的转换成本和宽广的护城河，它是整个 AI 大厦赖以生存的基石。

总结一下，从改变企业认知的 IT 咨询，到抚慰人类情感、化解社会摩擦的文旅运营，再到支撑这一切运转、死磕成本与安全的开发者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不去追逐那些虚无缥缈的泡沫，我们只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和商业规律来构建我们的生意。

在这个被 AI 搅得天翻地覆的时代，希望我们都能保持清醒，做个脚踏实地的玩家。

与自己相处

谈完了业务，我想和大家聊聊更私人的话题——这股汹涌的 AI 浪潮，对我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自处。

每天都有无数的新模型、新工具、新概念冒出来。坦白说，东西太多了，根本学不过来。每个人都在经历这种信息过载带来的窒息感，尤其是当过去被视为高门槛的编程能力，突然之间变得极其廉价甚至近乎免费的时候。

但我给出的建议是：绝对不要为此焦虑。

这听起来有些反直觉，但常识告诉我们：很多所谓的必学新技术，如果你今天不去学，明天它自己就过时了。盲目追逐那些转瞬即逝的工具技巧，是对生命极大的浪费。

那么，在这样一个变量无限多、迭代极快的系统里，我们到底该学什么？答案是回归那些不会变的东西，回归底层的“第一性原理”。去学信息论，去学社会学，去学数学。我们要去深刻理解那些亘古不变的、关于人性的本质规律。因为无论技术如何日新月异，最终使用工具、制定规则以及为之买单的，依然是人。

在这个智力逐渐被硅基力量规模化复制的时代，人类最该学会的第一堂课是谦卑。

不要狂妄自大。我们要学会真诚地欣赏：欣赏 AI 展现出的惊人能力，欣赏那些能把 AI 驾驭得炉火纯青的同伴，更要学会欣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每个人依然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有过人的天赋，也都有无法避免的愚蠢和局限。承认自己的无知，去寻找那些真正值得敬佩的偶像，放下身段去学习他、模仿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超越他。这才是我们作为人，应该秉持的务实进化之道。

但比学习和超越更重要的，是守住自己人生的基本盘。

巴菲特说：“想象一下，这是你一生中唯一能够拥有的一辆车。你会仔细阅读说明书，定期保养，稍有刮痕便立刻修复。这辆车就是你的身体和心灵，因为你也只有一个心灵和一个身体，它们要陪伴你一辈子。不要等到 50 岁才开始保养。”

把心态放平。管理好你的身体健康，这是所有复利能够长久运转的唯一物理前提。

然后，死死盯住你的现金流，不要在狂热中迷失常识，以及，极其严苛地管理你的精力，不要把它挥霍在无意义的焦虑和跟风上。

最终，把你所有的精力、金钱和健康的体魄，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你真正热爱、并愿意为之长期奋斗的事情上去。

每个人最重要的产品，就是自己这个“老己”。

文化出海

接下来，我想和各位股东聊聊公司的未来。如果我们把视线放长远，穿越眼前的喧嚣，CCDW 真正要押注的护城河究竟在哪里？

归根结底，无论我们做的是 IT 咨询、文旅运营，还是底层的开发者服务，剥去那些光鲜亮丽的科技外衣，我们最终向客户交付的，本质上都是内容——一份洞察深刻的咨询报告、一部直击人心的漫剧视频或者是一段运转良好的代码。

工业时代，内容生产是昂贵的体力活。但在今天，常识已经被彻底颠覆。在未来，人类最核心的价值，绝不是去和机器比拼生成速度，而是品味与决断。人类最重要的工作，是从那浩如烟海的提示词和生成结果中，凭借直觉和经验，精准地挑出真正能够指挥 AI 干出漂亮活儿、并最终拼装成完整作品的那一个节点。

人负责扣动扳机，完成交付；剩下的苦力活，全部交给机器。

2026 年 2 月，以字节跳动发布其最新的视频生成模型 Seedance 2.0 为标志，整个视频制作行业的物理法则被改写。

很多人抱怨说，视频制作早就成了一片惨烈的红海。这简直是缺乏想象力的无稽之谈。当生成一段高精度视频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时，这根本不是什么红海，而是一片旧贵族正在覆灭、新大陆刚刚兴起的旷野。

你放眼望去，整个长达近百年的重资产电影工业体系，正在遭遇一场极其猛烈的降维打击。他们过去赖以生存的护城河——庞大的影棚、昂贵的特效团队、错综复杂的发行网络——正在被几行代码迅速抽干。

而旧体系的崩塌处，往往蕴藏着这个时代最令人垂涎的商业机会。商业的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

如果你回顾商业史，你会发现最赚钱、生命力最持久的生意，往往与文化输出绑定在一起。华特·迪士尼卖的不仅仅是老鼠和鸭子的动画片，他卖的是美国式的家庭乐观主义；安迪·沃霍尔把消费主义的罐头变成了不可亵渎的流行艺术；可口可乐，则是巧妙地跟随着摇滚乐和好莱坞的全球化浪潮，把糖水卖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文化，是利润率最高、且最能抵御周期波动的终极产品。

因此，“中国文化出海”，将是我们 CCDW 未来一年最核心的战略方向，也是我们倾注最大精力的主战场。

我们绝不是要去粗制滥造一些没有灵魂的流水线视频。我们的打法非常明确：我们要深深扎根于国内的真实土壤，走向那些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地标建筑（比如我们正在深耕的杭州、上海地标建筑场景），去发掘和绑定那些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 IP 人物。

然后，我们将把这些最传统的文化内核，与中国当下最顶级的 AI 基础设施结合起来。我们要将我们团队的“脑力”，我们对商业和人性的洞察，与这个时代最宝贵的“电力”和“算力”熔铸在一起。

借由 AI 这一利器，我们将打破语言的障壁，跨越地域的鸿沟，将中国的文化底蕴、生活方式和精神共鸣，以极低的边际成本，源源不断地输出到全世界。

这不仅是一门极具商业价值的好生意，更是我们在技术抹平世界的过程中，为人类社会留下的、属于我们这群玩家的独特印记。

智力平权的时代

我还想谈谈另一个正在被 AI 彻底颠覆的底层结构——教育。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被灌输的常识是：知识的积累需要漫长的岁月，高学历就是护城河。但在 AI 面前，这种传统的、像流水线一样的教育体系正在经历极其剧烈的解构。

现在的真实情况是，知识的壁垒已经被彻底击穿，每个人都获得了自由学习任何东西的超级特权。只要拥有足够的好奇心、品味以及正确的提问能力，一个初中生如果能熟练且精妙地驾驭 AI 工具，他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创造力、洞察力乃至最终的交付水准，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碾压一个循规蹈矩的博士生。

这在过去是天方夜谭，但在今天，这只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常识。当获取知识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时，传统的唯学历论必将土崩瓦解，教育体系将发生我们难以想象的巨大改变。

在这其中，恰恰孕育着极佳的机会。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极其关注那些在现有教育体系中，依然能保持野性、敏锐且出类拔萃的年轻人。

特别是对于我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的学弟学妹们，我一直保持着最高程度的关注。你们正处在技术变革的最前沿，拥有得天独厚的起跑线。

对于这些已经掌握了新时代杠杆的年轻头脑，我们的策略绝不仅仅是传统的雇佣。我们要尝试用投资的方式去激励他们。我们愿意为这些最聪明的头脑提供试错的弹药，将资金和我们积累的商业常识作为他们的垫脚石，带着他们，跟着我们在这个充满未知的新周期里一起玩起来。

在这个智力被迅速平权的时代，唯一的护城河就是永不枯竭的好奇心。

还是那句老话，面对这个旧规则崩塌、新大陆浮现的世界，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找到最对的人，抱团在一起，然后为这个世界疯狂地创造价值！*

慢下来，慢下来

在信的结尾，我还想多说几句关于人性的闲话。

现在外面铺天盖地都在谈论，在 AI 时代，每个人都能成为超级个体，一个人就是一支无所不能的队伍。这话确实对了一半。AI 作为一种极其强大的工具，彻底打开了每个人创造价值的上限，那个空间现在看起来是无穷大的。

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极其危险的陷阱。那些狂热的鼓吹者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人类的本性决定了，没有人是完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无数的盲区、愚蠢和缺点。如果你觉得只要手里攥着几个先进的大模型，就可以包打天下、孤军奋战，那你离栽跟头就不远了。

真正的现实是：越是超级个体崛起的时代，越需要懂得如何与人合作。你必须去寻找那些在性格、能力上与你高度互补的伙伴——比如你能冲锋陷阵，就需要有人能从容破局、稳住后方。只有互为依靠，填补彼此的缺陷，大家抱团在一起，才能真正为这个世界疯狂地创造出持久的价值。

永远不要忘记，AI 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杠杆。就像金融世界里所有的杠杆一样，它是一把极度危险的双刃剑。它在放大你的才华和优点的同时，也会毫不留情、无穷无尽地放大你的贪婪、弱点和认知缺陷。如果你原本就傲慢，AI 会让你狂妄到自我毁灭。

面对这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我们理应保持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敬畏感。

在这场看似狂飙突进的技术淘金热中，我对我们社群里的每一位玩家，最大的期望并不是你们跑得有多快。相反，我希望你们都能用“*能让自己活下来的最慢的速度*”，去稳步前行。

不要去追逐那些转瞬即逝的虚假繁荣。

慢慢来，不犯致命的错误，只要一直留在牌桌上，复利的力量最终会给出最惊人的回报。

年度聚会

最后，我想说说我们一年一度的聚会。

今年的股东会议，计划在 2026 年 5 月 8 日上午 10 点，在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香港科技大学上海中心北扬基地召开，具体参会指南，请直接与我联系。

我非常期待大家都能来，就像我们公司的名字一样，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单纯地玩起来。
我们上海见。

执行董事、总经理

杨裕欣

2026年3月31日